

新华当代文学名家文丛



# 绝唱

## 老三届

(修订版)

肖复兴◎著

新华出版社

肖复兴◎著

# 绝唱

## 老三届

(修订版)

新 华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绝唱老三届 ( 修订版 ) / 肖复兴著. —修订本.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66-0066-5

I. ①绝… II. ①肖…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199058号

## 绝唱老三届 ( 修订版 )

作 者: 肖复兴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刘志宏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志宏

丛书LOGO设计: 伍民力 蔡恒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6.2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066-5

定 价: 4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 初版后记

我又回到了北大荒。

当我从北京到达哈尔滨，刚刚走下飞机，迎面扑来缕缕的风，立刻感觉它与北京迥然不同，那是只有东北9月才有的风！第二天，我渡过松花江来到太阳岛，看到那一片绿中泛着金黄的白杨树林，立刻想起北大荒，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色彩！

今天，我真的又返回了北大荒！我发现人的感情真是奇特得很，似乎具有味觉和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磁力。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渗透包括我在内的40万知青（其中大多是老三届）青春的血汗和梦。如今36万多人回城了。3.7万的老三届还留在这里。我就是为了寻找他们而来的。

“莫向故国思故里，且以新火试新茶。”这是十几年前一位老知青朋友抄送给我苏轼的一句诗。它道出“老三届”人当时的心情，那以往痛苦的经历与磨砺，和如今依然顽强藏在心底的摸索与追求。十几年来，我与他们荣辱与共，相濡以沫。有谁知道他们为历史和国家付出的牺牲，为家庭老少两代肩负的重轭呢？写出他们这如许痛苦的摸索和执著的追求，一直是我的向往。与在各行各业苦斗着的老三届不同，我手中多了一支笔。我不能辜负他们。

《啊，老三届》发表后短短时间里，我没有想到我及被采写者一下子会收到那么多来信。能与读者心贴近，作为作者感到慰藉，也感到鼓舞。它说明社会上关心老三届者为数众多，也启迪我进一步思考文学这一古老命题之



## 绝唱 老三届（修订版）

谜：究竟什么才是它的内涵和精髓？

同时，我也没有想到，这篇报告文学刚刚发表几天，就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鼓励。他们建议我编成一个集子，并迅速帮我编辑成册，付梓出版。除感谢外，我感到文学所独具的友情，以及它所包蕴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将《啊，老三届》一篇，及前两年写的一组有关老三届的报告文学集成一束为其续篇，合为一册，献给读者。现在，我又来到北大荒，坐在松花江畔写这篇小序，心里的滋味真是不一样。我想从这里出发，采访依然留在这里的老三届。明年，我想能够到西北等地，采访那里的老三届。仅就北京老三届来说，许多人在祖国各地偏僻的角落不为人所知，默默奉献着他们的人生。我知道我的笔力有限，但我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一批默默无闻，却支撑着共和国大厦的脊梁们！这里没有炫目的色彩，却有着浑厚的人生！我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和批判，并请你们等着我！

1987年9月12日于佳木斯



## 二版自序

写完这本书，心里沉甸甸的，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有关老三届、有关知青的话题多了起来，恐怕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一些不是老三届的人，或比我们年长，或比我们年少，也参加进来议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纪念，有怀旧，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有忏悔；有依然是情如岭上云，胆似秦时月；有翻然叹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也有喟然道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更有慨然唱莫向故国思故里，且以新火试新茶……

总之，是好事。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代人如这一代有这样的人关心和议论，而且是或褒或贬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议论。我想，这正说明这一代人的复杂性，这一代人的价值。他们连带的是上下两段断代史，其中中间一段是我国历史中更为重要和奇特的“文化大革命”历史。

我相信这种议论还会继续下去。即使这一代老三届人全部消亡，下一代仍然会对他们感兴趣。其实，是对他们这段跌宕的历史感兴趣。

这本书，只是我自己对这一代人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也会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议论，但主要不是议论。在这本书中，我将自己的笔触动的是老三届中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我不想过多写他们在插队年月中的情景，如果需要也只是他们今天存在的一种苍茫的背景，我主要写他们的是眼下现在进行时态中的生存状态。现在，对老三届的议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与他们无法相比。发言者一般都是成功人士或起码混得还不错的或是在粉碎“四人



帮”后赶上恢复高考而考上大学的77级、78级的准成功人士。而绝大部分的老三届在阴差阳错中失去了这样种种的幸运，他们正在生存第一线上苦斗。这样的老三届从来不进行这样的议论，不是他们麻木沉沦，已经没有了思想，而是他们没有时间和这份心情。但他们是构成老三届的主体。我们无权遗忘他们，而只是甩掉了当年捧着红宝书的手臂，变换成了卡拉OK的话筒，在自恋或自虐中自我吟唱不已。

正因为如此，我写这本书时心情沉重。

我常想起我笔下的那些老三届，青春时节下乡，青春已过步入五十岁上下时下岗；时代在飞速前进时，又是要他们作为时代的润滑剂。他们的生命淹没在这样两段历史之中，他们的青春已惨不忍睹，他们的来路又是如此艰难苍茫。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在下岗的大军中，可以大量地找到他们的踪影。他们还剩下了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的是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始终有一种悲剧的意识和色彩。无论过去的年代，他们处于悲剧的中心，还是如今他们已经处在悲剧的边缘，他们始终是在抗命，不是命运在拨弄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屈服命运。无论他们是悲剧的参与者，还是悲剧的扮演者，或是悲剧的牺牲者，命运残酷地折磨着他们、摧残着他们，却无法让他们屈从而低头认命。

悲剧色彩涂就他们青春的底色，便注定使得他们一生难以褪色。牺牲成为了他们无法涂抹掉的本色，从青春到如今无法更易的命运。所以，他们在而立之年未立，但在知天命之年知命。这命就是对于时代、历史与自身的认知。所以，他们吃苦而不诉苦，他们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他们以对历史善意而通达的理解，以对理想忠诚而坚毅的投入，以对下一代宽容而信



任的期望，以对新生活艰辛而痛苦的自我消化，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大厦。在新的历史转折期，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显示着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价值。

是的，他们是一代生命的绝唱。

所以，我才将这本书取名为《绝唱老三届》。

这本书前后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

1986年和1987年，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而后，我到过青海、浙江、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采访了大量生活在第一线上的老三届。我也请我的弟弟肖复华帮我采写了一部分老三届，我们一起合写了《啊，老三届》，一部分先在上海的《文汇月刊》刊登，全书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同时出版。

我没有想到这本小书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大概是因为写老三届比较早，才会引起那么多老三届人的注意。毕竟我们是同一代人，而这一代即使再穷再苦，却是对精神比对物质的追求更为迫切，再艰辛的日子里，也是要读些书的。我知道即使到现在买我书的读者中，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们。

我收到许多老三届人的来信。我们彼此理解着，彼此鼓励着。同时，有一位美国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到北京找到我，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告诉我他是在台湾学的汉语，但他更为关心的是大陆的情景，他想研究中国知青运动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查到我和我弟弟合写的这本《啊，老三届》和我发表在杂志上有关老三届的一些零星文章。他很想和我谈谈，并希望我能介绍他到北大荒去，实地作一番考察。记得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他从编辑部到我家，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知青这段历史的热情所感动。

另一位在日本东京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中国学生葛慧芬女士，辗转从东京写信寄到我的手，并几次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她也是在图书馆里查到那本《啊，老三届》的书和有关材料，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她告诉我她选择了老三届这一研究课题，才获得了奖学金。她说东京大学之所以对她的这个选题感兴趣，可能认为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的命运，同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物质和精神废墟中重建自己家园的情况有很多相似



绝唱

老三届(修订版)

之处。她要以此为题研究这个专题，并准备写一部书。我很愿意帮助她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她一时无法回国，寄来了好多调查表格，让我帮她寄给老三届的朋友，她好进行定量的分析。我从她细致的研究中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1994年，我到日本，在东京见到了她。1995年，她专门回国进行老三届的研究。她的论文初稿就有30万字。

我很高兴老三届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它同时给予我一些思考，为什么老三届可以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这不仅是一代人的历史，更是中国极为特殊的几段历史。研究中国这几段特殊的历史，是不能回避老三届的。老三届确实是历史的标本，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活化石。

无论葛慧芬，还是那个美国大学生，他们都要比我小十几岁。从年龄来看，他们与老三届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对老三届都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仅此一点，就让我很感动。我想我应该努力比他们做得更好些才对。

这样，我想接着写《啊，老三届》的续篇。1987年的秋天，我重返北大荒，想继续采访留在那里的一些老知青。当时统计的数字表明，到北大荒的知青有40万，返城的有36万，还有3.7万知青星星点点散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上。我就是冲他们去的。

1992年，我到山西和上海，采访了蔡立坚和高崇辉两个当年知青的典型。1997年，我第三次来到柴达木盆地采访那里的老三届朋友。我希望我的笔能稍稍宽泛些，涵盖面能稍稍大些，对在基层生活、在第一线奋斗的老三届能多一些了解。我希望新的书能写得好些，不辜负他们，也不辜负我自己。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写他们，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

可是，我迟迟没有动笔。我才发现，笔是那样的沉重。当然，这几年，工作的变动，时间的紧张，容不得我像以前那样可以云一样四处漂泊写我想要写的东西。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我觉得如何写下去确实颇费踌躇。就这样一放，竟是将近十年。

如果不是去年7月，我忽然从一位老三届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蔡立坚不幸车祸身亡的消息，也许，还不会重新拾起笔来。这位老三届朋友对我说：“你应该为蔡立坚写一篇文章，当初你和她谈了那么长时间，她向你谈了许多对别人都没有谈过的事情。更何况快到了知青三十年了！”我被说动了心。一



晃，知青三十年了。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年呢？我是应该写点什么，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于是，我写了这本书的第一篇《蔡立坚笔记》，然后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年底在上海《文汇报》“我们这一代”专栏中，写了一年的有关老三届的文章。对比以前我所写的那些老三届的文章，我希望这一组文章除了更关注老三届现在的生存状态以及经过三十年之后对精神对理想对情感对以往历史的态度和心思之外，我希望我的笔能滤就个人的感情色彩，更多地写写那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三届人。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写出来的26篇文章，后半部分选自我的上一本书《啊，老三届》。这部分文字，都是十余年前所写。时间逝去这么长，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在这些篇文字后面各补上一则附记，记述这些老三届今天的状况，既是我的关注，相信也是读者的关注。

我知道我写得远远不够好。但我尽了力，我还想继续努力地写下去。

我希望能够给他们艰辛的生活以真实的写照，对他们复杂的情感给予真诚的关照，同时希望能为历史留下一点活生生的注脚。

十多年前，在上一本书中的自序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一切都可以成为历史。人生如流，岁月如流。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老三届都会霜染两鬓。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可笑幼稚与可怕的真诚，以及种种无可挽回的闪失和局限而感慨，而渴望能够抖擞生命，重新再活一次。但他们毕竟生活过了，那是千载难逢的岁月，那是与我们共和国的命运胶粘在一起的生活。他们可以当着后代子孙的面骄傲地说：‘我们曾经是老三届！也许，那时候，会有人鄙夷不屑，以为这不过是一段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故事，但必定会有人洒下真诚的热泪，并且发自深情地感慨道：‘啊，老三届，他们就是老三届！’”在同样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老三届是值得写的，他们的世界无可穷尽。‘知青文学’（尽管这一命题不尽科学）也了无穷尽。或许，仅仅只是开始。只要老三届在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知青文学’便会跌宕起伏，内涵与外延都在发展，自身与外部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便要看作者的后劲，如同漫长的马拉松。即使老三届一个个死尽，他们也会化作不安的灵魂，震颤着，骚扰着后代的心灵以及后代的历史，犹如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一浪高于一浪。并不只是参加过战争的父辈们来写，而是他们的后代来写他们一样。”

这些话，仍然是现在我想说的。

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最后，我要感谢书中所写的那些老三届朋友，感谢他们对我敞开心扉。我知道，无论是回忆蹉跎的往事，还是面对隐忍的生活，都不是那么轻松。那一段和天南地北老三届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里，是难忘的，滚雪球一样，结识的老三届人越来越多，让我和他们一起重温青春重温历史，也懂得真正的人生与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弟肖复华，这本书中有些篇章得力于他的支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乃庄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鲁静小姐。他们一位和我一样同为老三届，一位是老三届的后代。还要感谢封面装帧的吕敬人先生、版式设计的任宗英先生，他们也都是老三届，而且和我同在北大荒插过队。这本书中融有他们对老三届共同的一份情感。特别是王乃庄先生，在我写下这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蔡立坚笔记》之后，就对这本书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

我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朋友尤其是老三届朋友的批评。

1998年岁末于北京



## 修订版前言

肖复兴

《绝唱老三届》一书，十年前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曾经再版。记得当时的封面设计者同为老三届知青吕敬人先生，特意将毛泽东同志那段著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设计在封面的中央位置上，然后另外做一封套，中间做出火烧焦一个窟窿的效果，正好闪露出这段语录，让历史的沧桑感带着萋萋荒草的焦糊气息，弥漫在面前。

又一个十五年倏忽而过，今年，知青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感谢新华出版社年轻的朋友还记得知青和这样的日子，也还记得我的这本小书，让它拂拭去日子覆盖在上面的尘土，而得以重新出版；让知青——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人，不止于成为历史的标本，或仅仅为发黄的老照片，而能够富于鲜活的生命，呈现在历史，也呈现在今天的面前。它让我想起了人生唯一一次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想起了历史长河中那个独一无二却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

在我的上一本书《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中，我曾经写过如下的两段话——

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回



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现在不愿意再看到的，或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记忆在证明着你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你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一些秘密。

记忆存在逝去的岁月那里，如果不是经过我们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就会永远那样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投向充满诱惑的眼皮底下和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习惯忘却，没有记忆能力的民族，便容易得过且过，暖风熏得游人醉，沉醉在现实的灯红酒绿中狂欢。

新一代，正在扑面而来，一代知青，已经走到了尾声，到了审视自己，考虑他人的时候了。

可以说，上述的两段话，也是我重新修订这本《绝唱老三届》的起航与停泊的帆和锚。

和这本书上一次出版相比，十年光景过去了，这十年的年轮刻印在这一代人的心灵和精神之上，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粗略回忆一下，这一代人告别校园，步入社会，经历了整整四个十年又多了一个五年。第一个十年属于青春，是天真幼稚的青春，却也是激情昂扬的青春，有足够的资本肆意挥霍；第二个十年属于迷茫，蒲公英一般迷途而不知其返的漂泊无根，携妻带子蜗牛一样驮着家，从曾经是广阔天地的农村先后重新回到陌生的城市，却已经是流年暗换往来人，老眼厌看南北路；第三个十年大概是最为苦涩的十年，在商业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动荡中，这一代人大多是在这十年中养大了他们的下一代，又送走了他们的上一代，一根扁担肩挑着承上启下的两头，在历史和人生关键时刻完成了他们的宿命般的命运。



但是，我要说，前三个十年中的任何一个十年，都无法和第四个十年加五年也就是这十五年相比，因为这个十年，这一代人开始相继到了退休之年，步入老年。落日心犹壮也好，只是近黄昏也罢，一代知青，真的已经走到了尾声。

如果说1987年即25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前三个十年，那么，新版增加的内容是最近这十五年中他们的人生。除了对每篇文章重新订正外，我尽自己的可能，找到书中能找到的所写的人物，了解他们的近况，在绝大多数篇章后面增写了一则“新版附记”。他们这十五年的生活轨迹，让日子流淌起来，这本书便也有了流动的新的生命律动，让前后这四十五年连贯起来，流淌成了一条河。

在这个十五年中，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在向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改革而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成长日子，在这样的成长中，无情的现实摧毁了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知道的、相信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中有不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并值得骄傲的。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为他论述现代化体验一书起名就叫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书名这句话出自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最坚信并崇拜的马克思。伯曼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伯曼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在时间的层面上运动，努力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正在继续的历史戏剧和精神创伤。他是说，神圣的氛围突然消失了，除非我们正视不在场的东西，否则就无法理解当前的自我。这句话中最后一个子句——‘人们终于不得不直面……’不仅描述了人们要面对一种令人困惑的现实，而且突出了这种面对。”伯曼这段话，可以说给这一代人也恰到好处，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实，正是这一代人必须直面相对的。这一代人经历了并消化了一切，什么也没有糟尽，痛苦地直面相对之后，这一代人老了，到了退休之时。

我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走进记忆的深处，也走进现实的前沿，不回避历史、现在和他们的内心，为这一代人立传，因为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



绝唱

老三届(修订版)

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的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青春无悔也罢，还是那些最柔软的部分，最打动我；那些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我希望在这本新版的书中，读者能够更多地看到这样的部分，如同打动我自己一样，也能够打动你们。这一点，是我格外注重的，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做好，却在努力去做。

我知道，代际的更迭，时间的流逝，都异常迅速，鱼鸟各飞沉，青山无古今，知青，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需要有心人用善良去抚摸，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但是，谁还有这样的耐心与诚意呢？愤青，成为了知青的别名，成为对比如今新一代实用主义青年而存在的傻子的代名词，一个带有讽刺贬斥意味的昵称，已经沦为和傻×一起相提并论了。就像“插队”一词，早已经被如今流行的“插足”所戏谑置换一样。知青，只是成为了一个老得快要掉了牙的故事，成为了一段残缺不全过了时跑了调的歌曲，在电视肥皂剧里作为煽情的情节段落，在知青的聚会中作为怀旧的下酒小菜，早晚有一天会沦为“大话”或“戏说”。

但是，我要说，不是这样的，并不仅仅因为我是这代人中的一员我这样说，而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作为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反思，是下一代的营养，更是下一代不可逃脱的影子，迷离闪烁在你们前行的道路上和性格的基因里。

我希望不仅仅是知青老三届而有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老三届的后代，能够读到这本书，哪怕只是偶尔翻翻，不要求你们为上一代感动，而是能够稍稍叹口气，然后感慨道：是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和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值得研究，值得尊重。

最后，我要特别说的是，25年前最初和我一起写作这本书的我的弟弟肖复华，去年底因病突然去世。他再也无法继续和我合作修订这本书了。在修订这本书的中间，遵照我弟弟的遗嘱，清明节前夕，我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送他的骨灰回柴达木。在柴达木的腹地冷湖油田，我遇到很多老三届的朋友，重新提起这本书，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慨。老三届这代人，不仅已经老



了，而且开始有人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实在应该珍惜，不仅珍惜今天的生命，同时珍惜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历史。

我也将这本修订版的《绝唱老三届》献给魂归柴达木的我的弟弟。离开冷湖，从柳园那个我和弟弟都曾经候车的火车站上车，在返回北京的70次列车上，我写了一首诗，算是对我的弟弟，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份纪念，读者朋友或许也可以了解一些我重新修订这本书的心情吧——

千里黄沙黯白云，清明无雨送归门。  
青杨正忆冷湖在，红柳犹诗苦意存。  
大漠孤烟烟作梦，长河落日日为魂。  
当金山过谁家祭，一阵车笛雪纷纷。

2012年4月改毕于柴达木归来

# 目 录

## 上 部

初版后记／1

二版自序／3

修订版前言／9

蔡立坚笔记／2

关于高崇辉／16

一只胳膊／27

遗忘的荒火／32

十九岁远行／40

遥远的手风琴／47

折断的翅膀／53

父亲的生日／60